



在中国能做什么？直到2018年，母亲自己来到上海一探究竟。“我妈来中国看——是真的！他真的开了一个公司！”

王毅在上海创业期间，还发生了一件趣事。当时为了公司事务，王毅要给许多文件签名。为方便省事，中文还不太好的他，给自己取了个笔画异常简单的名字——王一。后来随着中文水平进步，中文老师觉得这个西班牙人还挺有毅力，建议他把名字改成了“王毅”。“这个名字很本土化，而且有话可以聊。许多人刚认识我，就跟我说，哎你跟我们的外交部长一个名字，哈哈。”

出生于1991年的王毅，来上海时是25岁，此后一直生活于此。现在回过头看，王毅发现年轻时近十年基本都是在中国度过，“我们长大就是在中国吧”。后来回到巴斯克老家，他感到自己像一个外地人，“我知道在中国怎么生活，不知道在我的老家怎么活下去”。王毅对巴斯克的情境陌生，反倒对中国最了解。

正因如此，他始终想要真正融入上海，触及上海的肌底，而不是以“老外”的身份匆匆掠过这座城市。美国作家沈恺伟（Christopher St. Cavish），曾经在《洋盘：迈阿密青年和上海小笼包》这本书里描绘过生活在上海的外国人“泡泡圈”。泡泡圈里最常见的问候是：你来中国多久了？你会说中文吗？人们根据答案划分谁是这个圈子里的老大。

诸如此类的比较也适用于工作。在那条等级分明的鄙视链中，教英语的外籍人士处于最底端，最顶端是商人。王毅想打破“泡泡圈”。他觉得不远万里来到另一个国家生活，尊重当地人最好的方式就是学习对方的语言和文化。

从现在的结果看，他不仅学会了中文，还办了一支乐队，用中文写歌。此外，他还是上海海港队的球迷，是加入球迷协会并去现场助威呐喊的那种。从25岁到34岁，王毅觉得自己性格逐渐成熟的过程，都发生在中国，在上海。“我的性格里面，有上海带来的影响。我不能完全用语言介绍或解释这种影响具体是怎么样的，只能



王毅（右二）认为 Shanghai Qiutian 不是一支“老外”乐队。

说没有上海的话，就没有现在的我。”

育音堂，青浦和崇明

王毅成长在一个摇滚乐环绕的环境里，“我爸爸是个音乐狂，他每时每刻都在听音乐。他不会弹奏任何乐器，但他年轻的时候是个金属党。他喜欢 White Snake, Saxon 之类的老式重金属乐队，他的长发一直留到屁股”。

受家庭和周围朋友影响，王毅从11岁开始就尝试组乐队。所以当他2016年开始探索上海，音乐是他和人们对话的重要方式。

来上海第一年，他就知道了育音堂这个 Livehouse。当年，许多国外航空公司制作上海的城市旅游宣传片，会把育音堂作为素材拍进去。聊到这里，王毅向记者感叹，育音堂在上海乃至中国的摇滚乐历史中都留下了自己的重要印记。

那会儿，育音堂的每个周一晚上，免费开放给乐迷。类似“开放麦”，只要愿意，人们都可以上台玩音乐。在这个场合，王毅结识了后来一起创办乐队的鼓手鲁非言。他弹吉他，鲁非言打鼓，两人是真正的“一拍即合”。

2018年秋天，王毅和鲁非言创办了 Shanghai Qiutian。之所以这么取名，王毅向记者解释，当时在他眼里，上